

王龙江散文特写选

黑龙江散文特写选

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3年·哈尔滨



黑龙江散文特写选

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frac{8}{16}$ • 插页(平)2(精)5 • 字数 131,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其中: 精装500)

总号: 0120

统一书号: 10·107

定价: (6) (平) 六角七分
(精) 一元一角

編 者 的 話

建国以来，黑龙江省的文艺創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套选集，可以说还只不过是这些成果的一个缩影。

編入这套选集的作品，只限于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短诗、独幕话剧和創作評論文章。长诗、长篇小说、多幕剧作，以及专题性的文艺理論研究文章，都沒有編入。然而就在这个缩影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黑龙江省的文艺創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获得的巨大成績，并由此展示出的光輝灿烂的前景。

由于作品的数量很大，加之我們的水平不高又缺乏經驗，在搜集和編选工作上，疏漏与不妥之处可能不少，希望广大讀者和有关部門，給予批評，以便再版时改正。

編 者

一九六二年八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荒野里响起号角声.....	钟 涛 (1)
沸騰的小兴安岭.....	吳 越 (10)
还没有跑冰排的时候.....	田 琳 (18)
喧騰的森林.....	王主玉 (24)
新的起点.....	逯 斐 (33)
金水儿.....	苗 欣 魯秀珍 (39)
和战士們在一起.....	苗 风 (44)
森林短歌.....	屈兴歧 (49)
天鵝項下的一顆珍珠.....	呂其恩 (52)
雁窩島.....	高瑞林 (56)
九月的山林.....	丁 超 (63)
兴安岭漫遊記.....	隋書金 (67)
五大連池散記.....	明 津 (74)
鏡泊行.....	李 赤 (84)

金岭的主人們.....	潘 青 (89)
-------------	------------

倔强的姑娘.....	林 青 (95)
永远前进——跑!	李 赤 (104)
光荣啊, 李荣.....	叶 荣 (112)
水秀魚肥.....	严 辰 (122)
草原春暖.....	逯 斐 (134)
天高任鳥飞.....	宁玉珍 (145)
山野护长龙.....	邵长青 (157)
教柞树搖錢.....	严 辰 (166)
毛主席的話就是灵芝草.....	黄益庸 (174)
刘秉文的故事.....	謝 树 黄克桓 (187)

荒野里响起号角声

钟 涛

幸福村周围的荒地快要开垦完了。队里组织了个踏查组，到朱家亮子以东去寻找荒地。踏查工作对开荒说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像打仗要事先侦察一样。土地如果不落实，会影响领导上的工作安排，机车道路看得不准，会造成陷车、窝工事故。听说我也是踏查组的一个成员，兴奋得有半个晚上没睡着觉。来到北大荒三四个月了，原始的北大荒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脑子里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印象，自己既是建设北大荒的一员，将来人家问你：你们是把什么样的一个北大荒，改变成这个人间乐园、共产主义新村的呢？可我只能说：什么也没见到，我来的时候，最早的垦荒者已经把它的容貌都改变了，这该多难为情啊！

我们刚到幸福村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告诉我们：这里是最后的一个村子了。不仅公路到这里为止，连田间小路离村不远也到了头。朱家亮子离这里有二十来里地，当年有些打鱼的人在那里搭了两间马架。如今打鱼人也不在了，只有住在老山林子里的人，一年里有一两次打那儿路过，回村里来办一点盐，买点烧酒，扯几尺布回去。我们要去踏查的地方，离朱家亮子还很远哩，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除有几条等高线外，便是一片空白，恐怕很难找到一点人迹了。

伙房为我们赶着烙好几十斤餅，每人备一个軍用水壺，当天下午，就收拾好出发了。头一段路程，我們还是沿着自己刚开垦出来的土地走的，有些地耙过几遍，播上了荞麦，滿眼的小白花，真叫人感到亲切。以后的一段路，就是一片荒野了。在这个分界綫上，踏查組的人，像約好了似的，都停下来休息一会，好像我們要离开故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似的。要不是怕太阳落了不好赶路，还不想动身哩。

第一脚迈进荒野，我們就只靠一个小小的指南針走了。草齐胸脯深，十步开外，只看到前面人的帽子。幸好我們中間有个老江，他是从鉄道兵复員下来的，一九五四年第一批到了北大荒；他进山里伐过木，在刮烟儿泡的大风雪天里打过围，給北大荒第一座新房上过梁，踏涉过沒有人走的大水堡……他知道这里有条冬天进山拉木头的爬犁道。听說有路，我們可高兴啦，在那不是樺条、就是寒柳、再不就是塔头草的荒野里乱闖，真够費劲的，比平常走路多花三倍的力气还不止哩。好容易找到爬犁道，也并不像开始設想的那么如意。实际上它已根本不成其为道了，同样深的草，同样沒有人迹，同样需要把腿抬得老高老高的。但是，我們还是順着这条道走的。說也奇怪，这条道，只拉过一冬天的爬犁，樺条不长了，寒柳也不生了，連塔头草也給削平了。光长那茎长叶大的茅草。一到夏天，揚起像芦花一样銀灰色的細穗，老远就把它和荒地区別开来。走在这条路上，你就用不着时不时地去看罗盘，用不着东弯西拐地走許多冤枉路，而且在这浩瀚无边的荒野里，找到了依托，能够設想自己所处的位置，对踏荒的人說来，这条原始小道，真还有不小的功

劳哩。

我們到达朱家亮子的时候，天已傍晚。馬架子几乎完全被蒿草野麻埋沒，走到跟前，才看到一个被风雨浸蝕得发了黑的茅草屋頂。拨开深草，钻进漆黑的門洞里一看，里面只有半鋪倒塌了的土炕，上面結滿蛛网，鍋台角里突起碗大个蘑菇。这时，蚊子已經开始出动，荒地里的蚊子，胆大得惊人，轰都轰不走它；太阳落山的时候，竟成团成把地向你扑来，一巴掌能搓死十多个！我們的老江，处处都显出是个老手，連熏蚊子也是专家。他割了几把野蒿，順着风向点着，一会儿，团团滾滾的白烟，卷进屋来，一下子，蚊子都跑得沒踪沒影了。

馬架子紧靠一条小河，河心里残留着几条打魚的木桩。河岸上有过路人在这裡作过飯的痕迹，坑里还剩下烧焦的木头，从黑灰的浓淡上看，这些人在这裡住宿还不是很久的事情，大概是什么勘测队来过吧！最近，各部門的勘测人員，有測量水文的，有研究土质的，有了解森林的，也有采集矿苗的，再加上我們开荒踏查土地的，就像对北大荒撒下了天罗地网，馬上就要向它发起全面的进攻了。看来，沉睡的北大荒，用不了多久，就要被逼得把所有的力量貢獻出来了！

我們终于搶在天黑以前，在馬架子前面砍出一个小小的院落，在人家挖好的露天坑里，不是埋鍋而是埋下一个脸盆，烧了一盆开水，就着干餅，吃了一頓香甜的晚餐。那时，夕阳正落，天边一片紅霞，小河上浮起白霧，对岸远远的几丛树，衬着干淨得透明的山影，真是一幅絕妙的图画。当时就有人說：可惜我們中間沒有人会画，这样好的景色，

画下来給内地人看看多有意思。其实，岂止这山水值得描繪，这些开发和建設北大荒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理想和作为，不是更为感人的詩篇么？

第二天，我們又划成两个小組，分途出发踏查：一路順着爬犁道径直往东；一路往南折向火石山，找到地图上标出来的一座三角架为止。老江和我是第二路的。在爬犁道上走时，到底还是前人走过的地方，但这里却根本沒有人来过，即使是勘测人員也未必走到过。就像我們这些踏荒的人吧，我們眼里看到的，脑子里想到的，都是：哪片地可以开，哪片地現在还开不出来，哪片地多大，可以开出多少垧，哪片地含水量小，机車翻垡不成問題……我們注意得最多的是“植被”情况，看这块土地上都长些什么植物，从植物的顏色上要分辨出哪是樺条、哪是寒柳；那在太阳光底下泛着銀灰色的是靛藍草，底下准藏着个大水泡；那挑着小旗的是葦子地，汇在里面的水也不浅，不加措施，一时也开不出来。但是如果有人問我們，在你們路过的那里，有一座森林，里面都是些什么树？这一下就問傻眼了，誰知道是青楊木，还是小白樺？是臭楊，还是紅松？相反，森林勘测人員也未必会留心那里有塔头草的。看来，我們要去的地方，真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沒有人到过的蛮荒了。

这天清早，太阳还没撕破东天，我們就出发了。北大荒夏天的早晨，霧气很大，露水很浓。我們还没蹚几个水泡，身上就已湿透，胸部以下，几乎找不到一絲干紗。但我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个新的发现抓住。在我們前面，是誰踏开了这么多的小路？有些地方，杂草还是刚被踩倒的，連露

水都还没干，特别是在一些水泡里，脚印最为清晰。狼的脚印是梅花瓣的，野猪的脚印和猪蹄一样，有孢子的细小蹄痕，也有狗熊的肥重脚印……真是道路纵横、兽迹遍地。可是这么多的野物，除了时常从草丛里扑棱棱地飞出一只山鸡，或是突然地撒腿窜走一只母豹以外，被打围的人描绘得那么离奇的猛兽，怎么我们一只也没碰上呢？也许，它们的所谓凶猛，只是因为胆小吧！

北大荒夏天的中午，也怪闷热的，特别是在深草里走着，连风也吹不透。这时候，如果只就走路方便说的话，倒更喜欢在水泡子里蹚哩。我们从清早起，一直不停地走着，只在简单地画地形的时候，才站下那么一两分钟。特别是在塔头草地带走时，深一脚，浅一脚，几乎是用身子量过去的。路也许走得并不多，但人确实有些累。装在长筒胶靴里的脚，泡子里的水没把它浸湿，自己的汗倒把它泡白了，像捂在蒸笼里一样，热得难受。

我们挑了个榛树林，脱掉靴子，坐下来休息。那时，正是榛子成熟的季节，满山满野，到处都是榛子树，这是一种小灌木，不到一人高，成熟的榛子，成拳地包在花一样的萼托里，一把就能摘下三四颗来，新鲜的榛子仁，真是香甜极了。踏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嗑着榛子仁，连香烟也可以少吸几支，拿它来就干粮，实在是一种享受。只可惜它不解渴。我第一次参加踏查，经验少，带来的一小壶开水早就喝光了，这时渴得嘴唇发焦，舌根发涩。老江瞅着我那狠狠的样子直乐，取下他的水壶来让我喝，我怎好接受这种好意呢！这时候，谁还不是一样！

“別客气了，这里又不是沙漠，要是在克拉瑪依，我早就不会叫你把帶的水喝光了！”他总是什么事都有办法，把水壶撇在我的脚边，自己就找个水泡，捅了个窝儿，趴在地上喝开了。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跪在地上，两手分开撑着，只让嘴唇輕輕地碰着水皮，因为稍重一点，水就攪混了。这里，水的顏色发紅，即使在我們的“基地”村子里，从好几丈深的井里打出来的水，也是这种鉄锈般的顏色，很多人认为，也許这一帶地层里埋藏着什么特殊矿产吧！

我們沿着預定的路綫繼續前进。太阳偏西了，筆記簿上已画了不少記号，数字也越加越大，我們編出許多地名，来称呼这些沒有人来过的地方，像“两棵树”，“月牙灣”，“樺树林”，“团圓島”等等。說不定，被我們命名的这些地方，不久就將在人們的生活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哩！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們终于找到了三角架。在內地，这种标志位置的三角架是很少見的，北大荒就比較多了，有許多現在已經具有城市規模的地方，也还保留着这种东西，像密山的北大营山上，虎林的清和鎮南都有……。但早些时候，我对它們还是很淡漠的，脑子里絲毫沒有留下印象。現在，在这样的荒野里，在一整天見不到人迹的地方，找到了它真像碰到了亲人！那沒有經過刨制的木头，简单的結構，用紅顏色和瀝青涂在上面的字迹，标明这座三角架的年月和建立它的单位名称都深深地激蕩人心！設想一下当年到北大荒各地去建立三角架的人們，今天当他們重到繁荣的密山、突飞猛进的虎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大荒各地茁生的大小村鎮，成几十万頃的土地……他們将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同样，在这一座三角架跟前，誰还怀疑几天之后，大片土地就将开垦出来，说不定就在这里，在全民办钢铁的潮流里，很快也会竖起冲天的高炉！朱家亮子的破马架子跟前，修起鱼产品加工厂，破木桩处拴着马达捕鱼船，荒野转眼就成耕地，爬犁道铺成柏油马路，水泡子挖成河渠，桦树林修成托儿所，团圆岛建起水上公园，小河沿岸架起电线……这一切，不都已是在眼前的事么？开垦北大荒的人们，不正和全国人民一起，用惊人的步伐，向共产主义迈进么？他们，在书写着现代神话啊！

早就应该往回返了，等把图画完，已是下午五点，虽然这里夏天太阳落得晚，但天黑前赶回朱家亮子还是很难的。晚上，在这样没有道路的野地里乱摸乱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两个人，而且没拿武器啊！

还没过午的时候，在我们东南不远的地方，就已发现烧荒的白烟。当时，我们的思想一直贯注在踏查上，现在这烧荒的地方，显得更近了。我们队里的机车，还在幸福村作业，踏查组的另外几个人，应该在我們北面，因此可以肯定，这荒是兄弟场里的人烧的。他们跟我们这么近了！看来，这场决定性的歼灭战很快就要会师了哩！见那荒火很近，倒不如向他们靠攏，比摸黑返回朱家亮子要有把握些。

我们商定就这么办了。可是走不多远，前面忽然横出一片灰茫茫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水泡！水泡里漫生着葦子和靛靛草。

怎么办呢，是继续往前还是往回返？说真的，我没来北大荒前，从一篇文章里，就看到介绍北大荒的“飘堡”的故事，它被渲染得那么神秘，老百姓出门还要带竹竿哩，不然一掉

进“飘堡”就出不来了。这个水泡在我們遇到的中間不算小了，里面会不会隐藏着飘堡呢？但是，返回去也有危險，不如冒险走一走看。我們首先沿着野兽踏出来的小道，穿过了几个孤島。但越往前走水越深，一不小心，靴筒里就要灌进水了。回头看时，后面也是灰茫茫的一片，往前往后都是一样，那就豁出来走吧！脚蹬处，周围十多公尺的草皮，都像弹簧一样地跟着陷了下去！輕点，把步子放得匀一点，当心第二脚把这薄薄的草皮撬穿！注意，草皮真要跟你一齐沉下去的話，馬上躺下去！水已經漫过膝盖了，靴筒里也灌滿了，前面是水葫芦草了，还能走嗎？步子大一点，快一点，走过去就到了……手心里捏出了一把冷汗，眼睛都睜圓了啊！老江和我就这样手挽手地向前走着，互相鼓励着。

太阳已在西沉了！天黑前要出不了这个水泡可真危险啊。前面不远黑幢幢的不是一座柞树林嗎？是什么东西落在我們头上和脸上呢？草灰！順着风吹来烧荒的草灰！看来，离高地真不太远了啊！

我們終於踏上了高崗，拔下靴子，空了空那踏得咕唧咕唧响的水。这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老江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动，他是在庆幸我們的胜利，还是感叹我們这种冒险呢？也許两种心情都有吧。

这时，天已在不知不觉中黑了下来。星光像是誰突然撒上去的一样，不知不觉地在晶藍的天上現出，它們閃閃鑠鑠搖摆不定，像沒有貼牢的水晶碎片，要从天上掉下似的。最迷人的是那一片荒火，刚一擦黑，火焰就活跃起来，它們燒成大片，像无数匹惹怒了的烈馬，四蹄乱窜，朱鬃倒豎，老

远就刮来一股股热风，传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在这一些光亮和声响里，最使人感到激动的是几道平稳的車灯光，它們像剑一样笔直地把这蒼茫昏暗的草甸，割成几片。那軋軋响的震动大地的机車声，比什么音乐不好听？那由荒火和車灯构成的像一座不夜城的火光，比什么奇景不瑰丽？現在，我們真是到了家啊！尽管早就知道这里的人和我們并不相識，但他們是我們的同志！

果然，这是别的农場的开荒队。當我們从这黑暗的荒野里，走近他們时，小伙子們把我們当作亲兄弟一样接待。給我們披上他們上夜班的棉衣，拿出他們当夜餐的肉餡包子……我們互相詢問着对方开荒的情况。从他們和我們进軍的步伐里，看得出来，不出一个星期，这块現在还没有人迹的荒地，就将从地球上消灭！今天，在北大荒的任何角落里，不是都已吹响了这种嘹亮的进軍号声嗎？

沸騰的小兴安岭

吳 越

一

伟大的号召响彻了人人的心，

革命的风暴也卷入深山密林；

人們成陣地拥进了小兴安岭，

千軍万馬在为鋼鉄而上前綫！

这是一支浩蕩的队伍，混合大兵团。

党委书记們和区长、县长們亲自領兵上陣。

他們是：哈尔滨各种工厂的工人和商店的服务員；机关
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員；鉄路的职工；

松花江岸大平原的人民公社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

伊春的店員、各行的手工业者、銀行、邮电局的职工；
机关干部和学生；

不少的妇女也走上鋼鉄的前綫了，她們是孩子的母亲、
女工、女店員和女学生。

他們在各自的原崗位上都是“专家”，可是对于炼鋼炼鉄
却全是“白帽子”。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伟大进程的开始！

湯林綫的列車在日日奔馳着，人們一路上談笑、歌唱，有的怀着战斗的紧张心情和投入新生活的激动而进入小兴安岭了！

大森林的壮丽的景色也十分吸引人心，車窗口排列着数不清的兴奋的脸。

二

小兴安岭在沸騰着。

千軍万馬一上火綫就进入了奋战。

人們在伐树，搭起住屋和修筑道路……。

夜晚，在弥漫着浓霧的林間隙地上，灯火閃耀，篝火冒着浓烟……。

踏着黑色的泥浆，数不清的人来来往往，到处有招呼声和說話声，手电筒在射出白色的火条……。

三

清晨，太阳还没有出山，人和森林就同时醒来。

忙碌又在开始，人群集結又分散，形成各种的队伍分别进入陣地。

采矿工人們扛着鉄鍬、鋤头、鶴嘴鎬、扁担和土籃子，踏着泥濘的道路走向矿場；行列逐漸在密林中消隱。

砌炉和基建的瓦工們，帶着他們的工具走向各自的作业地点。

劳动的号子响起了，有些工人們在抬着大木头“归棧”。

成队的妇女拿着錘子走向选矿場去；有的在砸着焦